

怀菊 花正香

□王太运

一路上尽管听了朋友反复介绍,可是真正看见这片花地的时候,我还是被震撼了。每一朵花都开得正艳,花冠不大,亭亭在盈满露珠的花枝上头。玉白的花瓣丝丝如冰,橙黄的花蕊如点点灼灼的火,数百朵挤挤挨挨在一起,随长短的枝条把一丛花围成一团,一丛丛、一团团再铺展开去,仿佛栖息在半空里的卷积云落在人间。

这是怀菊的一种,叫怀冰菊。

东去的黄河,像一只温暖的臂膀将焦作地区揽在太行山的怀里,因而,这里也被称为覃怀。我熟悉这一带泥土和泥土里哺育出来的庄稼、蔬菜,就像熟悉儿时的记忆一样。

朋友告诉我,这块田是村集体的,原来种着果林,果树到了衰老期后,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,改种了怀菊花,以壮大集体经济。

“种花可不比种粮食,里头的道道儿多着哩。”朋友一边回答我的问题,一边给我翻看手机里储存的图片。一张张实景图,在我的脑海里勾勒出这块花地的前世今生。种植怀菊需要精耕细作,更需要科技指引和精心管理,才会有这一地壮阔的花海。

望着这位年轻的朋友,他黝黑的肤色,长得高高瘦瘦的,像一根茁壮的怀山药似的朴实。看着他翻动手机里的那些图片,我不禁为他们劳瘁万端的辛苦由衷敬佩。

随着朋友的引领,我们

徜徉在花的海洋里,周边被浓浓的花香包裹。嗅觉被唤醒了,其他感官都安静下来,躯体随之轻盈起来,飘逸出心境的空灵。牵衣绊袖的花枝凌乱着小心翼翼的脚步,驻步在花海中,犹如置身在星云缠绕当中。“酒能祛百虑,菊解制颓龄”。微闭了眼,思想里忽然忘却了来时路上的喧嚣与驳杂,更多的是脚踩大地、面对花海的冷静和凝重。与花对话,尤其是与茫茫的花海对话,意识里只剩了原始的朴素和简单。

许多只小蝴蝶和蜜蜂在花丛里闹着,似乎并不怕人,想是也沉醉在各自的境界里吧。花、虫、人,互动在阳光下的白、花蕊里的香和深秋的微风之间,用凝视和触摸搅扰着彼此的心事,在流淌的时间里拨动另一生灵琴弦。

怀菊不单可观赏,更主要的是药用,有清肝明目的功效,经济价值很高。泡水时,一枚怀菊一杯茶,色泽和口感也常令人回味无穷。是否,陶渊明酿的菊花酒里,也常会点几枚怀菊花?

正在忘我之中沉醉,忽听朋友说:“那一片是怀香菊,花苞已经开了。”我随着他的脚步走上前看,果然,葱绿花丛的一根根花梗上,点点黄豆大小的花苞欲绽,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

阳光下,菊香愈发浓郁。我想,作为扎根在怀川大地上的家乡花,怀菊正在用其独有的姿态,点亮乡亲们产业振兴的希望。

拾红薯

□孙长海

红薯又称地瓜,既面且甜,入秋以来已成为居民餐桌上的美食。我由此想起半个世纪前,在豫东老家农村拾红薯的片片记忆,至今难以忘怀。

拾红薯没有什么技巧,只要肯出力就会有收获。一个男劳力,运气好的话,一上午能拾一箩筐,20多公斤,当时能卖2元多钱。虽然钱不多,但对于一年辛辛苦苦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,也是一项额外收入。

村里一位小伙子,年方二十,五官端正,浓眉大眼,乐于助人。秋后在家闲着没事,他加入了拾红薯行列。

那天,小伙子一上午拾了一箩筐红薯,看天气马上就要下雨,就赶快往家走。他来到地头马路边,恰好有一老汉用平车拉了一车红薯,后面跟着一位姑娘帮助推车,看上去像父女俩。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,长得眉清目秀,扎两个小辫子,说话响亮动听,像百灵鸟的叫声,让人难以忘怀。

老汉看小伙子背了一筐红薯就问:“卖红薯吗?我是收红薯的。”小伙子一想,卖给他免得往家背,背着这么沉,况且离家还有1公里多的路程,于是就把这筐红薯卖给了老汉。

这时,天气越来越暗,而且下起了小雨,那时的土路雨一淋越来越不好走,平车轮胎上全是泥巴,小伙子目睹此景就帮助老汉推车,老汉向小伙子表示感谢。小伙子说:“老伯,您别客气,帮个忙,举手之劳。”这样,小伙子和小姑娘一人在左、一人在右,共同帮助老汉推车,装满红薯的平车在泥泞的土路上艰难地前行。

这时,雨下得越来越急,小伙子建议:“老伯,我家就在前面村头,要不你们就在我家歇一会儿,避避雨,等雨停了再走,行不?”老汉犹豫不决,这时,姑娘开口说:“爹,咱就在那儿停一停吧!”“那好吧!”老汉同意在小伙子家避雨。很快,他们来到小伙子家大门口,小伙子建议将平车放在大门楼下,雨淋不到。然后,他又将父女俩让到堂屋客厅,又是端茶,又是让座。那亲热的举止,像家里来了贵客一样。

闲聊中,小伙子得知老汉家住王庄村,有3公里多的路程,收红薯是为了打红薯粉,然后加工成粉条再卖,这样可以赚个利润。

不一会儿,雨停了,父女俩决定回家,但刚下过雨,拉一辆装满红薯的平车,土路确实不好走。小伙子主动提出送父女俩回家,但他们说啥也不同意,一再表示感谢。“别客气,反正我在家也没有事。”小伙子说。

不久,小伙子怎么也没想到,老汉竟然托人登门提亲,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,一对年轻人结为秦晋之好。

如今,拾红薯在我们老家已成为历史。当年各家各户用的箩筐、三齿打耙已不多见,即便有也被放置在被人遗忘的角落,村民们吃穿不愁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

事事如意(国画) 陈福义 作

红叶醉人心

□张 瑛

霜降前后,红叶最美。趁着周末,我们一家也跟随大家的脚步走进大山,去欣赏深秋红叶。

顺着蜿蜒的山路,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柏树。塔形的笔挺身材,站立在山路的一边。它们像默默守卫山林的战士,在凉爽的秋风中精神抖擞,生机勃勃。

车在路上行驶,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头,渐渐地进入深山之中,从眼前划过了零零星星的紫色喇叭花,向着夕阳吹唱着秋天的歌。有一簇簇黄色的野菊花,不时地跃进我们的眼中。花朵浅黄,娇嫩可爱;根茎浅绿,细长韧劲。它们紧紧地挤挨在一起,在浓密的灌木丛中虽然我见犹怜,但也坚强地生长着。最让我们惊喜的是,有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从山路中间穿行而过,那么悠闲自在,惹得我们远远地停下了车,不忍心打扰它在自己家园里的悠闲时光。

到了目的地,我们沿着山路步行而上。山坡上渐渐地看到了三三两两的红叶,枝干交错,红叶浓密。叶片是各种各样的,有椭圆形的,有

细长的,有像小鸟爪子的;颜色也是深浅不一,有深红色的,有浅红色的,有红黄色混杂的。它们在不时吹起的山风中摇曳着身姿,舒展着眉目,招引着行人纷纷驻足欣赏。

我们走到了山边的一片空地上,发现已经有不少游客沿着长长的石礅依次站立,大家一边远眺,一边拿着手机不停地拍摄。还有的游客在大声地议论着,赞美着。我也找了一个空隙站进去,极目远眺。远处是连绵不绝的山头,层林尽染,此起彼伏。有密密麻麻的红叶覆盖在山坡上,层层灿烂,遮蔽住黄色的山体。一团一团的红叶中间夹杂着丝丝缕缕的黄、轻轻浅浅的绿,就像彩色的云雾,辉映着高远的蓝天、洁白的云朵、落日的云霞,绘成一幅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水彩画。

满山红叶的美,映在我们的眼中,存在我们的心中,让人陶醉。这是大自然的画笔在秋天特意描摹的美丽画卷,更是大自然全然奉送给我们的绮丽美图。

投稿邮箱:

jzwbw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